

傷寒論

卷一



己酉書記

原著(清)鄭欽姑
圖釋 唐步祺

原著(清) 郑钦安
阐释 唐步祺

傷寒論



卷一



已酉書就

1233240

(川) 新登字008号

责任编辑：何 锐

封面设计：李文金

封面题签：李一讯

伤寒恒论 清·郑钦安原著 唐步祺阐释

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印张12.375 插页1 字数200千

1994年7月第一版 1994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5690册

SBN7-80523-645-3 /R·9 定价：8.10元

自序

《伤寒论》系张仲景总结汉代以前医学成果，参合其临床经验撰著的第一部理、法、方、药俱备的医典，从而形成我国医学独有的“辨证论治”理论体系。自金·成无己《注解伤寒论》问世后，千百年来注释者无虑数百家。（包括日本汉医）因其文字古奥，叙证简略，大都从文字角度阐述，而少有论及如何具体运用其方。于其内涵亦见仁见智，学术多歧，各不相侔，但都推崇备至，誉其为“方书之祖”。名医家张令韶特别指出《伤寒论》是治百病的全书。他说：

“书虽论伤寒，而脏腑经络，营卫气血，阴阳水火，寒热虚实，靡不毕备，神而明之，千般疢（chèn）难，如指诸掌。故古人云：能医伤寒，即能医杂证，信非诬也。”柯韵伯亦强调：“仲景之六经，为百病立法，伤寒杂病，治无二理，咸归六经节制。”但真能全面应用《伤寒论》理、法、方、药来治疗各种病症者，实属罕见。

清代著名伤寒大家郑钦安紧紧掌握《伤寒论》之精髓，于临证中广泛运用其方药于各种病症之治疗，卓有成效。著

《医理真传》、《医法圆通》、《伤寒恒论》三书，互相发胡，浑然一体，不可分割，全是临证经验的总结，贯穿以阴阳为总纲，万病不出六经宗旨，不出一元真气的学术思想。特重阳虚阴盛之阐发，达到登峰造极。善用大剂量姜、桂、附以回阳救逆，拯人于危。其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，实发前人之所未发，乃祖国医学之瑰宝，千古一人而已！

余深服其理，运用亦多效验。惜年代稍久，原书已少流传，乃决心就平日学习所得及临床经验，对三书加以点校，并为之阐释。《医理真传阐释》、《医法圆通阐释》二书已先后问世。出版后，日本汉医界亦来函赞誉，如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所长矢数道明将此书收入《汉方临床丛书》，东洋医学会副会长伊藤良誉为“填补了日本研究汉医史缺清代伤寒学派的空白”，并对其采用书中方剂治病取得疗效而感谢。德国真仁堂康复中心去岁邀请前往讲学。台湾、香港学者，亦累函索书。国内识与不识者，承纷纷赐信或见访，各方鞭策，时切于心。

国务院前古籍整理领导小组组长李老一再，备加鼓励，叮嘱务必完成三书阐释，俾郑氏三书成一完璧。因年事已高，且预为《伤寒恒论》题签。殷殷期许，不敢稍忘。三年来，未遑寝息，反复考订、修改，现已付梓，庶可稍慰李老在天之灵。

《伤寒恒论》（光绪二十年，即公元1894年刊行）郑氏自序云：“余阅原文，颇有领悟。兹将原文逐条一一剖析，不敢与前贤并驾，但就鄙见所及，逐条发明，虽不敢云高出

手眼，此亦救世之本心，聊以补名贤之不逮。”通观全书，不因袭陈说，能独抒己见，对原文疑似之处，加以纠正，而无曲解臆断之嫌。其最大特点是将条文紧密扣合临床实际，切实说理；将理论与临床密切结合起来，指导辨证、治疗。如太阳中篇13条：“咽喉干燥者，不可发汗。”郑氏说：“凡咽喉干燥之人，津液已伤，岂可再行发汗以重夺其液乎？有因下元坎中真气衰微，不能启真水上升而致者，法宜扶阳；有因邪火灼其津液而致者，法宜清润；有因寒水逆于中，阻其胃中升腾之气而致者，法宜行水……”他分析了各种不同情况，并示人在临证中细心察之。又说“若此等证皆非发汗所宜。”这样从临症实际情况来论证，对治病多所启迪，于古医学家中未多见也。又如少阴后篇13条：“少阴病，四逆，其人或咳、或悸、或小便不利、或泄利下重者，四逆散主之。”郑氏认为，“按少阴病而至四逆，阳微阴盛也，其中或咳、或悸者，水气上干也；小便不利者，阳不化阴也；腹痛下重，阴寒之极也。法宜大剂回阳为是，而此以四逆散主之，吾甚不解。”足见郑氏不限于前人所说，敢独抒己见，对原文疑误之处进行辨证，并提出治法，更补仲景之所未及。

惜《伤寒恒论》文笔既简，脱落亦多，临床活用，尚待发明；且未列方药、方解，检阅亦多不便。今加以点校、阐释，补明方药，并将药性及其应用范围逐一讲明，并参以五十年来临证经验以印证之。旨在古为今用，推陈出新，且欲保存原书全貌使之广泛流传，于其所不知者，则付缺如，以

俟后之医者研究。加之学殖荒疏，错谬之处，在所难免，尚乞海内方家，不吝指正。

我与巴蜀书社人士素不相识，但他们不随俗风，不计经济损失，高瞻远瞩，以宏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，精心编辑审核，前几年已将我阐释的《医理真传》、《医法圆通》先后付梓版行。今《伤寒恒论》阐释甫杀青足稿，即由责任编辑接手编辑，以期早日问世。并在适当时候拟将三书结集合订为一册扩版精印以飨广大读者，这种举措，感佩固不仅作者一人而已也。

这套书编写过程中，承蒙原中国中医学会副会长、北京中医学院教授任应秋谆谆嘱余整理发扬郑氏之学；原全国政协委员廖老沫沙题签；知名学者老友王利器教授为郑钦安撰传；原西北大学校长老同学郭琦教授，以及成都中医学院原副院长、研究员侯占元，成都中医学院教授郭子光、戴佛延，老友余行达教授，四川华西中医药研究所吴传先所长的关怀和支持，谨此表示衷心感谢。

郑氏三书之阐释，前后历时十五年，本书亦屡易其稿。余妻张赐金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，每一稿成，必先与之探讨修订，深得启迪裨益；小儿高龙、高骥参与收集、抄写，亦多进益，当勉其潜心学习，以承家学。

唐步祺于成都槐树斋

1993年11月30日

伤寒恒论序

《伤寒》一书，相传千馀年，俱云仲景原文，名贤迭出，注家亦多，不胜枚举。余阅原文，颇有领悟。益将原文逐条一一剖析，不敢与前贤并驾，但就鄙见所及，逐条发明，虽不敢云高出手眼，此亦救世之本心，聊以补名贤之不逮，亦大快事也，高明谅之，是为序。

一、此书即遵舒驰远先生分列上、中、下篇，挨次发明，而他书则前后原文不一。总之论其原文，发明圣意，即前后错乱，而原文终在也。学者亦不必论短、论长则得矣。

一、太阳篇条内有称中风字句，当是太阳受风，而中字不当，何也？中者如矢之中靶，人何能当？况书有称中经中风中脏之别，而条内所称中风，全不似中风面目，学者察之。

大清光绪二十年孟冬月上浣临邛郑寿全钦安序

张仲景原序

论曰：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，望齐侯之色，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。怪当今居世之士，曾不留神医药，精究方术，上以疗君亲之疾，下以救贫贱之厄，中以保身长全，以养其生，但竞逐荣势，金匱权豪，孜孜汲汲，惟名利是务，崇饰其末，忽弃其本，华其外而悴其内，皮之不存，毛将安附焉！卒然遭邪风之气，婴非常之疾，患及祸至，而方震栗，降志屈节，钦望巫祝，告穷归天；束手受败，费百年之寿命，持至贵之重器，委付凡医，恣其所措。咄嗟呜呼！厥身已斃，神明消灭，变为异物；幽潜重泉，徒为啼泣。痛夫！举世昏迷，莫能觉悟；不惜其命，若是轻生，彼何荣势之云哉！而进不能爱人知人，退不能爱身知己，遇灾值祸，身居厄地，蒙昧昧，蠢若游魂。哀乎！趋世之士，驰竟浮华，不固根本，忘躯徇物，危若冰谷，至于是也。

余宗族素多，向餘二百；建安纪年以来，犹未十稔，其死亡者，三分有二，伤寒十居其七。感往昔之沦喪，伤横夭之莫救。乃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，撰用素问九卷，八十一

难，阴阳大论，胎胪药录，并平脉辨证，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，虽未能尽愈诸病，庶可以见病知源，若能寻余所集，思过半矣。

夫天布五行，以运万类；人禀五常，以有五脏，经络府俞，阴阳会通；玄冥幽微，变化难极。自非才高识妙，岂能探其理致哉！上古有神农、黄帝、岐伯、伯高、雷公、少俞、少师、仲文，中世有长桑、扁鹊，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，下此以往，未之闻也。观今之医，不心思求经旨，以演其所知，各承家技，始终顺德；省疾问病，务在口给；相对斯须，便处汤药；按寸不及尺，握手不及足，人迎趺阳，三部不参；动数发息，不满五十，短期未知决诊，九候曾无仿佛；明堂阙庭，尽不见察，所谓窥管而已，夫欲视死别生，实为难矣。孔子云：“生而知之者上，学则亚之，多闻博识，知之次也”。余宿尚方术，请事斯语。

郑钦安传

郑寿全，字钦安，四川邛州（今四川邛崃）人。生于清道光四年（1824），卒于清宣统三年（1911），年87岁。早年学医于夙儒兼名医双流刘止唐先生，从受《周易》、《内经》及《伤寒论》诸书，均熟读而深思之，奠定医学理论基础。继复博览医书七十馀种，加以融会而贯通之。行年二十有四，即悬壶于成都，因其医理、医术造诣俱臻上乘，医德亦冠绝侪辈，踵门而求治者常络绎不绝，声望日隆。清同治八年（1869）刊行《医理真传》，十三年（1874）刊行《医法圆通》，清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刊行《伤寒恒论》，三书各具特点，又能理论联系实际，切合临床应用，一时为广大医家视为济世活人之鸿宝。

《医理真传》除综述祖国医学基本理论外，尤着重于治病先分辨阴阳，列举阳虚证、阴虚症之特征，并各举数十例加以阐发印证。其中心论点则谓人身以元阴、元阳为立命之本，而以阳为主导，故善于用姜、桂、附等大辛大热药味，量重而准，治愈不少群医束手之大症、急症，而被人尊称为

“郑火神”，盖犹昔人称善用热药之良医为一炉火也。实则郑氏亦常用有石膏、芒硝、大黄等寒凉药味方剂如白虎、承气诸方以治病救人。《医法圆通》仍本治病注重阴阳实据及处方活法圆通之主旨，“采取杂症数十条，辨明内外，判以阴阳，经方时方，皆纳于内，俾学者易于进步，有户可入”。书首《用药弊端说》举出当时医界积习及沿误而示人以用药绳。书末更指出善于圆通运用成方，一方即可治多种疾病，如四逆汤一方善用之，即可治愈二十多种疾病。其中颇多独到之处，为它书所未尝论及者。至于《伤寒恒论》一书，特点亦不在抄袭前人陈说，而是紧密扣合临床实际，即情言理，并能独抒己见，对原书疑似之处，加以纠正。其《自序》亦谓：“兹将原文逐条一一剖析，不敢与前贤并驾，但就鄙见所及，逐条发明，虽不敢云高出手眼，此亦救世之本心，聊以补名贤之不逮，亦大快事也。”张仲景《伤寒论》，自金·成无己《注解伤寒论》问世后，历代注解者无虑百家，郑氏《恒论》能不稗贩陈说，独立于医学之林，诚难能而可贵矣。

然郑氏虽有如此卓越之成就，而过去国内知之者寡，主要由及著作及后学，率局限于川滇一隅。自1981年在首都召开中日《伤寒论》学术讨论会及北京中医学院任应秋教授著《研究伤寒论的流派》，加以阐明后，始确认其与恽铁樵、曹颖甫等同为近代具有代表性的伤寒学家，肯定其在我国医学史上的地位。云南中医学院院长吴佩衡、成都中医学院教授吴棹仙等俱受其影响。中医院校教材《中医各家学说》第

五版列有专节，论述其成就。1984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《实用中医内科学》，其中消渴一节，引用郑氏之言曰：“消渴生于厥阴，风木主气，盖以厥阴下木而上火，风火相煽，故生消渴诸症。”成为消渴症从肝论治创见。郑氏更论及有先天真火浮游于上、中、下而成的三消症，宜从阳虚论治，应导龙归海，治以潜阳、封髓、四逆、白通诸方，始有显效，更为他人所不敢言的以阳为主导观点之发挥。郑氏于祖国医学之贡献，诚为不少不小矣。

江津王利器曰：当中国医学为世界注目之际，传来巴蜀书社出版郑氏《医理真传》《医法圆通》及《伤寒恒论》信息，殊令人振奋不已。曩者，任应秋教授为之评介其学术价值于前，今兹，唐步祺大夫为之整理郑氏三书于后，应秋为余同乡，步祺为余同学，余与二君过从甚密，因而得知郑钦安其人。今应秋虽已长逝，不及见郑氏书之重印问世，而步祺为之整理出版，发潜德之幽光，其功为不可没矣。余尝读葛洪、颜之推二家之书，而知注连之病已发现于东汉时代，如郑玄《周礼·疡医》注，刘熙《释名·释疾病》，俱有“注病”之说，特其时对此“一人死，一人复得，气相贯注”之病，束手无策，徒凭巫医之“祓除家鬼，章断注连”而已。自生长在东西晋间之葛洪出，著《肘后备急方》，始就所见三十四候，为之对症下药，“一方一论，悉已试而后录之”，颇收十全之功。注连，即今所谓结核传染病也。世之言医学史者，相率以此为十九世纪德人科赫（Koch 1843—1910）所发现，而不知在四世纪年代，葛洪早发现，且有相

应之处方，为之治疗矣。然则中国对世界文化之贡献，夫岂四大发明而已哉！盖中国科技史料之发掘与整理，从而发扬光大之，实为我炎黄子孙责无旁贷之大业。时因撰写《郑钦安传》，强调其对伤寒学之贡献，遂论及葛洪对注病之发现与相应之治疗，非辞费也，盖有不得不于言者矣。

1988年春节于北京晓传书斋利器氏志

凡例

一、本书根据郑钦安所著《伤寒恒论》原文，逐条阐释，以继承和发扬为原则，旨在为临床者之实用。

二、郑书编列次第，其条文系遵舒驰远《再重订伤寒集注》（舒氏篇目悉按喻嘉言《尚论篇》，故是书篇目，一一遵之而未易）。惟条文错乱，多与《伤寒论》原书不符，现据1959年中医研究院所编《伤寒论语译》本校对，将郑书每条正文结尾“原文”二字后，以阿拉伯数字序号表示出该条文在《伤寒论》原著中次序，以便读者对照检索。

三、《伤寒论语译》本有《辨霍乱病脉证并治篇》及其它条文，但舒驰远、郑钦安之书俱无，本书为郑书阐释，故亦不列，但在书末依次录出，以供参考。

四、原书条文后，未列方剂，笔者为之补出，作了方解及应用范围，并附毕生经验，以资验证。

五、对原书词义未清之处，专立注释一目，生僻字给出汉语拼音及直音。为便阅读，采用页末注方式。

六、校勘一般不出校语，以“（ ）”标明错文、脱文、

或衍文，校改后之正字或补入者，则用“〔 〕”标出。

七、原书有少许眉批，不便横排，改写在原文之后，阐释之前。又各方煮服法“右几味”的“右”字，亦因横排，改作“上”字。

目 录

凡 例	(1)
自 序	(1)
伤寒恒论序	郑钦安 (5)
张仲景原序	(6)
郑钦安传	王利器 (8)
伤寒恒论一百一十三方总目	(1)
三百九十七法总目	
卷之一太阳上篇 计五十三法	(11)
卷之二太阳中篇 计五十八法	(69)
卷之三太阳下篇 计二十四法	(135)
卷之四阳明上篇 计三十九法	(166)
卷之五阳明中篇 计三十一法	(196)
卷之六阳明下篇 计 (三) [八] 法	(219)
卷之七少阳全篇 计二十一法	(225)
〔伤寒〕合病 计九法	(241)